

續集 十五之十八

罰飲

酣飲

戒飲

飯

粥

羹

食物

脯鮓

餅

湯餅

鹽

餽遺

辭受

燈

燈檠

燭

燭蛾

火

火災

薪

炭

子

又

心

169167
818

新宮藏書



18
167
1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五

賜董文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燕飲部

罰飲

酒令

羣書要語觴其不敬者周禮兕觥其觶注罰爵也觶然不用桑

扈凡此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

耻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

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賓之初筵

詩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坡全篇見百罰深盃亦不辭杜

和
267
18

東京書局

蘇州府...

...

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坡好詩惡韻應難和刻燭
應須便置觥坡

古今事實

揖遜而飲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揚觶而酌

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鍾鼓杜蕢入寢酌曰
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
平公呼而進之曰曠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
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
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於疾日也

飲之也

師典奏樂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藝臣也為一飲一食忘

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會酒食藝近也近臣亦當視君快憂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

夫也非刀七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防禁放溢

公曰寡人亦

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知我死則必無察斯

爵也遂謂之杜舉

檀弓

浮以太白

以下係酒令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太白
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說苑

遺令棄酒

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棄其
半公曰何也曰臣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

酒乎公曰善

韓詩外傳

酒令起東漢

言者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事

事始

習字令

後魏孝文帝會群臣酒酣帝舉卮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越城王勰曰此是習字

伽監記

酒後爭令

元相公在浙東賓幙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作十離詩以獻

見離別門

薛濤改酒令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梁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使一沒梁斗至於窮酒佐有三條椽內一條曲又何足恠

丁用晦芝田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以下係酒令

招手令

皇甫嵩

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躡鴟間虎膺之下躡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旁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闊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闊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浴謂騷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

類說

詩話

酒令屬對

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為之今猶有其遺習也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李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麕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蔡寬夫詩話

松子搏拳

孔常甫言唐人詩有云城頭推鼓傳花板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闈為戲其來久

東臯雜錄

酣飲

羣書要語困于酒食

困計

有孚于飲酒濡其首亦不知節也

未

濟

甘酒嗜音未或不亡

五子之歌

敢有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伊

訓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愔

愔舍其坐遷屢舞仙仙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

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僬僬

賓筵

醉者墮車雖

疾不死彼得全於酒猶若是况全於天乎

莊達生

唯酒無量不

及亂

語

昔之飲酒有揖讓而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呌號屢舞

如沸如羹以為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

樂以為和者以有數促糾逃而為密者

柳文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杜將何謝青春醉飲三百盃杜
三盃容小阮醉後發顛狂李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敗坡不當
愛一醉倒倩路人扶山谷先拚一飲醉如泥杜莫思身外無窮
事且盡生前有限盃杜共成一百七十歲各醉三萬六千場坡

古人事實

羲和酒淫

羲和酒淫廢時亂日亂徃征之

以酒為池

紂好酒淫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
怨望史

千鍾百榼

昔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
斛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
高曰以予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即如
先生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益以勸勵之辭非實
然也孔叢子

聚酒積麴

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
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

滅燭牽衣

平原君夜飲燭滅客牽美人衣美人絕其纓

富室夜飲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壑谷夜飲而擊鍾為子皙所焚左

未卜其夜

桓公樂飲以火繼之敬仲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進熱啜

趙襄子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史張儀傳

能飲一石

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恐懼俯伏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自罰目眙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

女同席烏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簾

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樂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

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史記

日飲無何

漢表益遷吳相益兄子種謂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綵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益用其計吳王厚遇益

吏舍歌呼

曹參代蕭何為相擇郡國吏謹厚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呼乃反取酒張坐飲
大歌呼與相和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恠參不治事謂窋曰女
歸試從容問乃父曰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窋
歸而諫參參怒而笞之至朝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何定
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
曰善君休矣

本傳令出休息

灌夫罵座

漢田蚡爲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詔宗室列侯皆往賀魏其侯
竇嬰欲與灌夫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
有隙嬰強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

避席余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蒲觴夫怒因嬉笑
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數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
者爲壽迺欲效兒女曹咕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
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冗匈何
知程李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藉福起按夫項令謝夫愈怒
不肯順蚡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得棄
市罪

以醉失儀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爲庶人 張安世
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

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使酒難近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言其賢者孝文召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醉歸廢事

陳遵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詣等舍曰遵遵曰滿百乃相聞以故事有百適者斥

吐污車茵

丙吉字少卿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但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

次公酒狂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厲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擅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

本傳

裸袒而飲

孝靈末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酒輒去衣露形爲戲

樂典論洛陽令郭珍家臣億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披之裸袒其中使進酒同上

以聖賢命名

魏太祖時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聖人清酒為賢人魏畧

醉後欲殺

孫權既為吳主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大怒手拔劍欲擊之劉基抱權諫翻由是得免權因勅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吳志

強使多飲

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不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常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尅發擿私短為歡笑吳志

針驗醉醒

劉表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酒輒以刺之驗醉醒也典論

酒五百斛

吳鄭泉字文淵嗜酒每云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飲之億即住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

時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仕魏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

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得酒中趣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本傳

得一老兵

謝奕嘗逼桓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本傳

劉伶酣醉

劉伶縱酒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禪衣諸君何為入我禪中世說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車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畢卓甕間

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且視之乃畢吏部遂引卓入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嘗謂人曰給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倒着白接離

山簡字季倫為荊州時出高陽池大醉而歸人歌曰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

居喪飲酒

阮藉遭母憂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藉以重哀顯於公座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藉飲噉不輟神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藉乃求為步兵

騎馬似乘船

阮咸醉騎馬歌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羣豕共飲

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使共飲之

窺狗竇大叫

光逸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栢髮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客飲腐肴

晉周顛在北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維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顛欣然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視客已腐

脅而死

墮憤

更敦字子高於東海王越坐頹然醉墮憤几上

飲人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楷傳

醉不廢事

孔顛為江夏內史性便酒每醉輒彌日不醒居常貧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醉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一月二十九日醒也

夫妻嗜酒

沈文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食竟日而視事不廢

玉山頹

嵇康醉倒如玉山之將頹

道間酣飲

袁粲禾為丹陽尹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被知頻到門下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偽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飲諸將醉酒

晉羊祐鎮荊州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諸將

欲進諂詐之策者輒以醇酒使不得言

不如一盃酒

張翰任心自樂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被髮裸弔

晉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性嗜酒一飲連月不醉每日三日不飲便覺精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怛乘醉弔之婦父慟笑忱與客十餘人連臂被髮裸見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酒泉太守

晉有羌人挑覆字世芳充廐園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麩葉八藪之木不足以爲薪蒸七澤之糜不足以充庖俎言渴於酒群輩呼爲渴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願且爲馬圍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焉拾遺記

劇飲不亂

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常整其衣冠號曰華獨坐

將老糟丘

陳暄嗜酒兄子秀致書於暄友龔以諷諫暄聞與秀書曰吾有此好已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又

曰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
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
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又云
河水部眼不識盃鐺吾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
日而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以醉謁人

宋顏延之以醉謁河尚之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
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

唯宜飲酒

梁謝朓在齊爲吳興守弟滄爲尚書於征虜渚送朓指滄口曰
此中唯宜飲酒故滄以長酣爲事

騶卒對飲

謝幾卿爲宋尚書左丞嘗預游苑宴不得縱酒致醉及還因詣
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幾
卿處之自若

清狂錄

裸飲遺溺

梁謝幾卿爲尚書左丞於省閣裸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
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明月對飲

宋謝諲不妄交接有時酌日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
當明月

大樂有大苦

北齊王紘字師羅爲領左右都督文宣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
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
苦帝默然

夜分決事

崔咸累迂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決事
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

醉中召見

李白字太白有詔供奉翰林白與酒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
有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嘗侍帝醉
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耻之

自誌醉死

唐傅弈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弈
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出飲遭劾

劉伯芻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噓爲常執誼所陰劾貶處
州參軍

三升可戀

王績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
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
給良醞三升君弟名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
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
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一

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吏集
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
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
漆園老聃耻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
餘袁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田自是太樂
丞爲清流君葛巾聯牛躬耕東臯自稱東臯子

醕飲取喻

鴻臚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詩云卿恒飲酒不見酒家覆餅布日
月久則糜爛群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

世說

曼卿豪飲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陵潛訪之劇飲中夜

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
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
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

類苑

以妻間坐

竇卞與王永年接熟卞知深州永年爲監押遂至通家旣而卞
在京師永年求監金曜門書庫卞爲干提舉監司楊繪繪遂薦
之旣相親暱永年嘗置酒延卞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
右手掬酒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杯其褻狎如此

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酒箴

諷諫成帝

楊雄

酒客難法度之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
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知左右牽於纏
徽井索也一旦垂上絹反礙為甕丁浪反以甕為甕也所輻音雷擊也身提黃泉
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常囊盛酒鴟夷滑稽圍轉不窮之狀腹如大
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出入兩
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陳遵傳

能飲辯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膏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
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
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譽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紂車行酒
騎行炙二十日為一夜紂紂以酒為池因車行酒以肉為林

因為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池因以為池釀酒積糟因為
丘縣肉似林因言肉林耳論衡

晉蔡謨贊

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
甚愷使美人行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
綽乘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遺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
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曰吾弟酒狂海內足知
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耶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辭乃
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充糞故態紀瞻為尚書置酒請王導
委觀妓瞻愛妾能歌新聲左僕射護軍周顛乘酒於眾中挑之
而不得有司劾顛荒酒失儀元帝時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

淫酗爲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敕嘗請丞相導導乃作伎設床
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
自勅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媒人稱其家風贊曰
古者牀第之言不踰閫而賓主燕享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
男女亡辨晝夜荒蠱群於禽獸而反以爲樂歟此屠餘所以知
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矣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儆
豈以風俗之敗爲召亂之著者耶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門
獨能世學好禮達而不汚君子哉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
庭除居無轍迹行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
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先生於是方捧巵承槽啣盃嗽醪奮髯箕踞枕翅籍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况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
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
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酒功讚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居易
易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曰
交翹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樽
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

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胃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醉鄉日月

皇甫嵩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朔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清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飲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爲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于醉鄉沒

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不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忠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令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與之飲酒

書東臯子傳後

蘇子瞻

予終日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宵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

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益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益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飲酒說

蘇子瞻

陶潛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夢渴賦

何諷 英華

不宿食以晨飲困鍾盃以沉寢永春晝而高扁墮幅巾而橫枕及乎酒適衷腸神遊異方煙生喉舌倘然如狂爰瞰鬣以窺汲諒不任於呼吸俄據河而俯瀆乃噐舟而杯斛倒魚鱉之窟宅見蛟龍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決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江走五湖手不暇於幹運心不息於躡躅見波漸竭而百川如綫岸

專文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二十一 仙言堂
益高而底於將枯腹慊爾而未覺肺燥然而不濡尋至大漠茫
然連清豈爾浩翰而吾量不盈斟酌未幾倏見涯涘百靈稽首
乞留濡漑吾腹未充豈汝爲意俄頃竭於浩渺奄滴瀝而無清
瑤宮貝闕盡列平地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鯤鯨噉喙相煦以咽
大鵬驚攫巨鰲憮眙四顧燥涸悒然興情此情何奇非吾所知
恨蒼海之可罄不足充吾之所思周遭有截塊然壻渠水府萬
族咸呼帝闕帝且不聞吾欲未竭方將尋蟻垤期耿恭問姜母
以何在訪舒姑而欲從辨夸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已
盡六腑如燼窻日斜照飛蚊遶鬢旣驚旣覺可歎可笑飲不盡
器枯腸已瘠措頤沉吟其意逾深以吾此日之一夢見自古不
足者之心

古詩

對酒

李白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旣愛
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旣已飲何必求
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又不見高堂明鏡
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
飲三百盃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
我傾耳聽鍾鼎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賢聖皆寂

莫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
何用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
酒與爾同消萬斛愁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
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
川御杯樂聖稱世賢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
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巾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
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唐李適之罷相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
客今朝幾箇來故子美詩蓋用此意

絕纓歌

李頎

楚王燕客章華臺章華美人善歌舞玉顏艷艷空相向蒲堂目
逆不得語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絕纓解帶爲一歡
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珊始愛賢不愛色責蛾買死
誰能識果却三寸金社稷

善二兄絕句

黃魯直

善名友聞此篇大槩以聞善與柳氏兄弟杯
酒相失爲開廣之

且入醉鄉無畔岸心與歡伯爲朋友更闌罵座客星散過午未

蘇髮鬢層未嘗頃刻可去酒無有一日不吟詩詩狂克念作酒
 聖意美常思年少時群猪過飲尚可醉疥手輟甕庸何傷柳家
 兄弟大迫窄狂藥不容人發狂莫作叫號驚四鄰甕中有地可
 藏身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阮籍醉睡不論婚劉
 伶雞肋避尊拳至今凜凜有生氣飲酒真成不愧天公擇醉面
 桃花紅人百忤之無愠容莘老夜闌傾數斗焚香默坐日生東
 挂牀破面張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隣樽中歡伯笑爾輩我本和
 氣如三春陶令舍中有名酒無日不為父老傾四坐歡欣觀酒
 德一燈明滅又詩成阮籍劉伶智如海人間有道作糟丘酒中
 無諍真三味便要嵇康輸一籌

詩話

託酒遠世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
 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疎遠世故蓋陳平曹參
 以夾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
 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
 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
 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
 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
 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
 不知此凡濡於酒者徃徃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
 耶

漁隱

送酒曰唯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令人必唱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唯 石林燕語

戒酒

羣書要語越庶國飲唯祀德將無醉 酒誥矧汝剗制于酒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同上不為酒困 語
詩句一爾垂出處未嘗持酒盃 歐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春來數百觴 山谷憤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 坡復作騎驢

不跨驢此生斷酒不須扶 山谷

古今事實

不以淫繼

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正卿辭使為二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莊二

以廢業斷

邴原舊能飲酒自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陳仲弓范仲博盧子幹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可盡飲終日不醉

諫君戒飲

晉元帝頗以酒廢事主尊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罷
本紀

亡親戒酒

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更少進侃悽悵
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醉輒自責

庾亮叔衰父在常戒亮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
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臨別戒飲

諸葛樂與管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保寧當
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效禍如膏火可不慎待卿散才以

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邪別傳

告新莫飲

劉玄明爲山陰令告新尹傳翹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莫飲酒
此爲第一策

覆瓿布火

孔群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常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
爛耶荅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

恐斷杯中物

吳衍好飲後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命飲衍曰近斷飲宣以拳
歐其背曰看看老癖癡漢恐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

囚酒星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月於秦坑據吉

誑妻戒酒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上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往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真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

欲言即飲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八年未肯去方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中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

帝戒其飲

石延年字曼卿 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友戒其飲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

未嘗至醉

百八文集

雜著

斷酒誠

庚 闡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涯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於是椎金壘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

家誠

魏王肅

夫家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避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酒箴 并序

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船縮載醇酎一甌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為聖吾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酒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民之稱訂皮子日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

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凶酗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喻之以
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凶酗所化化為殺
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潞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
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窟室而耽酒終奔於駟氏之
甲樂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卒為大夫
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鄆舒之僂過此吾不為
也又焉得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酗
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為心得不為慶封乎鄭伯乎樂高乎
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古詩

止酒

陶潛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草門裏好味止園
葵大歡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
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信止利已姑覺
止為善今朝真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淚清顏止宿容奚
止千萬祀

諸公和淵明止酒詩因同賦

陳去非

愛河漂一世既溺不能止不如淡生活吟詩北窓裏肺肝亦何
罪困此毛錐子不如友麴生是子差可喜三杯取徑醉萬緒散
莫起柰何劉伶婦告語見料理不如一覺睡浩然忘彼已三十
六策中此策信高矣政使江變酒誓不涉其涘尚須學王通藝

香供祭祀

止酒

張安國

飲酒見真性此酒不可止一飲病三日止酒寧獲已飲酒有別
腸勸酒無惡意既因酒成疾那識酒真味將軍醉不敬次公醒
而狂破面長觸人不如持空觴人言我止酒似是遣客計但使
客常滿客醉我亦醉

律詩

陳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韻

蘇子瞻

我生孤獨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綠荷辭白酒但愁新
進笑陳人北山怨鶴休驚夜南詔巾車欲及辰多謝清詩屢推

載脂膏那解轉方輪

詩話

沁園春

見詞曲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五終

沁園春

吳高曲門

陳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韻
蘇子瞻
精詣
通韻言派無神文神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六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食物部

飯 粥 羹

羣書要語饋餽餽稔也滫食飯也餽蒸飯氣也

說文

水澆飯曰飧

通俗文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禮運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保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告子

八政以食為首

前食貨志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

同上

主人為臣炊雕胡之飯

宋玉賦

羹

臙肉羹說文臙蒿也香氣也釋名大羹不和注肉汁也記羹之

有菜者用挾曲禮懲於羹者而吹虀楚詞

詩句飯抄雲子白杜新炊間黃梁杜嘗新破旅顏杜嘗擬報一

飯杜滑喜雕胡飯杜**粥**擔橐以取薪斧冰持作糜魏武帝**羹**勸

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杜誰欲討尊羹杜媿客茹藜羹杜為爾

致羊羹杜莫將北海金虀膾輕比東坡玉糝羹坡乾鍋更刮其

甄羹坡

古人事實

蒸穀為飯

黃帝始蒸穀為飯烹穀為粥周書又云始有釜甑火食古史考

埃墮飯中

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語十五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

貢以所賞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

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

見之問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回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

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顏淵曰疇昔予夢見先人

豈或啟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欲

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

吾亦食之家語

蔬食而樂

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食我以禮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二旬九食

孔子居於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

一簞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殺鷄為黍

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殺鷄為黍而食之

裹飯往食

子輿與子桑為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

莊子

與之簞食

趙宣子見翳桑餓人與之簞食靈輒也

詳見報德門

戒二子食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圃
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左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
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日不食而死曾子聞
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食脫粟飯

晏子相齊食脫粟飯

晏子春秋

公孫弘為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食粟而已

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孟子

遺粟而辭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子列子再拜而辭列子

班荆而食

楚伍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左

吹竽乞食

伍子胥夜行晝伏吹竽乞食於吳市

糲飯菜羹

孫叔敖為令尹糲飯菜羹

疑飯異等

孟嘗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芻

令馬食之

范雎坐須賈堂下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食貴於玉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去王曰曾不少留對曰楚國食貴於玉新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戰國策

漂母飯信

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乃晨炊蓐

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老尚善飯 見老門

不食盜食

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人丘也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新序

俱過一飯

薛宣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

長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贓具得所受取密以手書曉之湛即時解印去游以大儒輕宣宣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殺去

進麥飯

王郎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飯各有異

左雄為冀州刺史常食乾飯 司馬苞為太尉常食漉飯 李固為太尉常食麥飯 出漢書

珍饌供母 見母子門

有時絕粒

事類彙編 卷之十六 五 德壽堂刊
范丹所居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

與語忘食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暝夜徹旦東觀漢記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賓主遂至暮忘食世說

留飯禮薄

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寄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欲以為高祗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牖外旌愈耻之騭辭色自若征羌身自享大案敝膳重沓而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食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能忍此乎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志

食折米飯

王朗會稽敗太祖盛會啗之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粳米飯朗曰宜適難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可折而不折也魏略

飯化為螺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拾飯粒啗

殷仲堪在荊州連年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餘肴饌飯粒落席

間輒拾以啗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晉書

含飯哺兒

劾鑒遭永嘉喪亂窮餓鄉人共飴之鑒常携兄子外甥周翼二小兒會食卿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飴鑒於是獨往飯着兩頰還吐與二兒食

精飯食客

謝安嘗欲詣陸納納兄子俶密作食供之納設茶果而已俶下精飯食客納大怒杖四十曰不能光我叔父而乃穢我素風

食冷復暖

孫盛嘗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冷理竟不定由是知名 本傳

食鎗底飯

宋陳遺少為縣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貽母

母為設食

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頤之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廋景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景之曰我不能食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景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不過兄飯

第五倫字伯魚修行清白嘗召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

道上共食

陽城爲道州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鶩置杯杓道上共食之 六帖

不暇擇美食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勳蔭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鍊火方可入甕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大寇先陷灑洛財產剽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窳潜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於梁肉僧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慙覩無對 康駢劇談錄

衣冠而食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到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祕衣無害也

飯後不拜

章惇少善養生嘗云遇饑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爺亦不拜 東軒筆錄

食飽即寢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南部新書

飲啖兼人

韓玉汝平生喜飾厨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帥長安錢稷甫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悅 聞見錄

啜粥聲聞

以下係粥

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曾鼎鑊作粥啜聲聞數里食訖失三十人乃在鑊中齧取焦粥而已

錄異

為粥待餓

見飯門

田足供粥

顏回有負郭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

進豆粥

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蕪蕪亭夫寒衆皆饑疲馮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

炊飯成糜

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敏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太丘問炊

何遲留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共竊聽炊忘着箆今皆成糜

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

俱成糜自可何必飯耶

世說

進粥三呵

郭林宗嘗止陳國問學見童子魏德公知其有異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給洒掃林宗嘗不佳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曰高明為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以杯擲地德公更進粥三進三呵德公無變容顏色殊悅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卒為妙士

本傳

肉糜

晉惠帝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咄嗟辨粥

石崇作豆粥咄嗟便辨每冬得韭萍虀王愷密問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豆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暑着衣食粥

却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重赫雖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衣食熟白粥却謂謝曰白非君体幾不堪此世說

歲荒散粥

梁任昉為義興太守歲荒散私俸以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

斟雉羹

以下係羹

楚辭云彭鏗斟雉帝何饗王逸注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蓋

斟雉羹事帝堯

熊羹不熟

紂王怒熊羹不熟而殺庖人劉向新序

烹子遺羹

文王長子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曰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曰誰謂西伯聖者與食其子美而不知世紀

藜羹不糝

孔子厄陳蔡之間七日不食藜羹不糝

以羹遺母

穎叔考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殺羊食士

鄭伐宋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者羊斟不與馬及戰曰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宋師敗績說苑

染指龜羹 見龜門

烹子遺羹

樂羊圍中山中山人烹其子遺之羹樂羊食盡褚師贊曰其子食之其誰不食羊下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戰國策

羊食亡國

中山君饗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手隨後問之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哺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曰吾以一椀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士死戰國策

殺翁分羹

楚與漢相守羽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嫂轅釜羹 見嫂叔門

羹爛汝手 見德量門

以羹相戲

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筋曰何無忌諱

千里尊羹

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千里尊羹未下監鼓郭子

不二羹齋

唐柳玘家戒余先君兄弟三人皆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齋夕食甃葡萄而已皆保重名

古今文集

古詩

乞食

陶潛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謂余意遺贈豈虛來譚諧終日夕觴玉輒傾盃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街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陶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

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也饑寒常在身前功名

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志林

豆粥以下係粥

蘇子瞻

君不見滹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皇奉豆粥濕薪破竈目燎衣
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
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辨石季倫于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
傳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真味豈知江頭千頃
雪色蘆茆簷出沒晨煙孤地碓春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
我老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任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
履君家去

口數粥行

范至能

家家臘月二十五浙米如珠和豆煮大杓糠鑊分口數疫鬼聞香走無處餓薑屑桂澆蔗糖滑甘無比勝黃梁全家團聚罷晚飯在遠行人亦留分祿中孩子彊教嘗餘波徧霑獲與藏新元叶氣調玉燭天行已過來萬福物無疵癘年穀熟長向臘殘分豆粥

詩話

食粥

秦少游為黃本校勘錢穆父為戶書皆居東華門少游春日有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律詩

係羹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酥醃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蘇子瞻

香似龍涎仍醃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蠶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食物

嗜好

羶書要語脩雜肉也膾漬肉也膾宗廟熟肉也 說文 膾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膾熟曰膾蓋社肉也 穀梁 熟肉有骨曰膾大饔曰臠 釋文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內則 珍用八物 禮 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羊擣珍漬熬肝腎也 周禮 膳夫 觴酒豆肉 坊記 窮口腹之欲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禮 包鱉鱠鯉 六月 民之失德乾餱

以愆伐木肉之美者猩猩之唇呂氏春秋封熊之掌翰音之距

燕髯猩唇鬣殘鬣獸名所食之殘也象白張協七命紫駝之峯見駝門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孟子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食前

方丈孟子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左宣十六有酒如坻有肉如陵

鼎臠盈望和致芳只臠熟也芳椒姜也楚辭晚食以當肉安

行以當車戰國策攻苦食淡漢呂后疏厲之食六帖漿酒藿肉

鮑宣傳鮑宣傳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張禹傳人知肉味卽對屠門而大

嚼桓譚新論金齏玉膾東南佳味南部煙花傳鼎臠俎載柳文

剖腹割鮮劉賓客文

詩句陶盤奉旨蓄竹筍羞雞炙韓紫駝之峯出翠金杜甲第紛

紛厭梁肉杜黃雞啄黍秋正肥李桃花流水鰕魚肥坡酒淺欣

古今事實

餒敗不食

孔子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燔肉不至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

列鼎而食

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家語

熊蹯不熟

晉靈公使宰夫臠熊蹯不熟殺之

肉食者鄙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莊十

烹猴為羹

楚有烹猴者而召其鄰人鄰人以為犬羹而甘之後聞其猴盡吐瀉其所食此未知味者

食惟一肉

公孫弘為丞相食惟一肉

不重味

朱博廉儉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按上不過三杯

客知食物

曹元理善筭術嘗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以七箸著曰俎上蒸狔厨中荔支何不設廣漢大

驚西京雜記

口腹累人 見猪門

預知食物

趙達嘗過知故取盤中隻箸再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吳志

五侯鯖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珍西京雜記

供饌甚豐

晉武帝嘗幸王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

禁饗肉

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饗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時呼為禁饗肉謝琨

一食萬錢

何曾日食近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一日之供以二萬為限北齊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

忍害物命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擬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鍾玩曰鮓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坦至於車鰲蚶蠣眉相闕慙混沌之奇壙慙外緘非金玉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香無味與瓦礫其何等宜充庖厨永為口味

一食二韭

晉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錢李崇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吝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人云令公一食十八種蓋二韭十八也洛陽伽藍記

食牛心炙

見牛門

不食羊肉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茶茗汁高

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茶茗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酪不中與茗作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為卿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

洛陽伽藍記

對客獨食

北齊崔瞻為侍御史在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筋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筋恣情飲噉瞻曰我初不喚君食又不與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奇士每與同食

御史食鷄

馬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鷄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廣費食鷄尚何與榜吏斥之

以牛炙死

杜甫客耒陽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牛炙白酒而死

棄饌直萬錢

韋陟性奢侈於饌羞尤為精潔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

饌不能名

唐裴冕性奢侈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

爛蒸葫蘆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
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
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東坡汁字韻詩却作盧
懷謹豈其偶忘之耶 太平廣記見泊宅編

設食唯菜

盧懷謹爲黃門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嘗相與
訪焉懷謹臥於敞簣門無簾箔常噐重環及從愿見之甚喜命
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俎而已此外脩然無辨

積食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宋真宗問積食原於何代鎬曰漢景
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旣居東朝文帝曰太子之食必將殊勝乃
命太官每具兩擔積以賜之此其始也

食必盡噐

查道以謹儉率易爲待制每食必盡一膳度已不勝則不下筯
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

廊食無懼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時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
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願齋方飽常赴齋後
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宋太祖幸西都文定獻十
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
用桂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
遣之

食可一大桶

張僕射齊賢每嗜肥猪肉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不過服一彈丸公以五七兩為大劑夾以胡餅食之罷相知安州與客燕食厨吏置一大桶切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浸漬蒲桶晏元獻清瘦如削每折半餅以筋卷之抽筋就內捻頭一莖食之此亦異於人也

歸田錄

嗜昌歆

以下係嗜好

周文王嗜昌歆菹

嗜羊棗

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

嗜芟

屈到嗜芟有疾召宗老而告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祭宗老將薦芟其子屈建命去曰祭國君牛奠享大夫羊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奠邊豆簠簋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以私欲于國之典

嗜酒

鄭伯有嗜酒

嗜魚

公儀嗜魚人獻不受曰吾祿自可致魚

嗜牛心炙

王右軍嗜牛心炙

古今文集

雜著

食箴并序

皮日休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棗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鄙邑大夫嚮皮子之名曾未相贊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訂之曰子自甘棗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能見前世之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龜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鷄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棗糲而已使我生

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竒欲未必不為御者之奔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蘆蒲葵之殺慶舍也此猶之貪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由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既食於人是食其身

老饕賦

蘇子瞻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盪塵嘗項上之一鬪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前蜜滷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

物之妖美以養吾之老饕彼姬姜顏如李飛彈湘妃之玉瑟
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
跋黎酌涼州之蒲葡願先生之考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
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唱抽獨繭之長綵閑手倦而
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拖之瓊艘各眼灑於
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
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國忌葷素食

來喻引范公說以爲伊川所爲范公未必盡知若率先具素饌
則應大與東坡忤何以能處程蘇之間而無違言乎此則恐於
事理皆未盡也至於國忌齋筵葷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已
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爲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
爲前卻也使其果欲依違兩間曲全交好則其素饌旣忤東坡
具肉食亦忤伊川若慮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兩全矣况
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
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
所共知矣

朱元晦答呂伯恭淵源錄

荆公無所嗜

老蘇辨姦初間只是松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
荆公氣質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
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好也
次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

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德言堂
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也近世呂伯恭亦然
面垢身汚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
朱語錄

脯鮓

羣書要語脯乾肉也修脯也說文脯搏也乾燥相搏着也修縮

也乾燥縮也釋名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周禮婦

之贊脯修禮記腊乾雉鱠乾魚周禮註

詩句秦烹惟芋羹隴饌有熊腊坡

古今事實

束修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賜脯遺母

趙宣子將之絳見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子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子更賜之脯二束而去

賣脯致富

濁氏以賣脯而連騎漢唐

左慈酒脯

左慈詣劉表請犒軍有酒一器脯一盤萬人皆周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神仙傳

僻麟脯

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有膳僻麟脯而行之神仙傳

龍肉鮓

陸機餉張華鮓華曰此龍肉也遂以苦酒沃鮓鮓中有五色光
機還問鮓王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狀殊常以鮓過美

魚鮓寄母

孟仁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
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蛆鮓遺母

陶侃作漁吏以一蛆鮓遺母母以書責侃詳見教子門

妄疑盜鮓

桑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便解衣償
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將

脯玉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並自書

託鮓讒子

玉瑩代謝超宗為義興太守與訓交惡超宗到郡後父懋往超
宗處超宗設精白鮓美鮓獐巴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瑩始
見餉伴驚曰大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
足坐失廢棄久之

饋盧服鮓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饋盧服鮓文集

古今文集

古詩

子魚

劉彥冲

舊聞通印名海錯珍莫踰火氣爍鱗鬣幽香泛庖厨泥泥子盈
 胞鮮美禍所區生如粒芥微後若囊粟儲他年想吞舟勿輕此
 錙銖一咀命千百雖甘汝安無窮冬孚乳時單麗海為虛含凍
 體猶濕得瀉味已渝虐戲等剗孕滯刑幾戮孥人深襁褓恩在
 物愛豈殊聞風易殺子盥水沉其軀詎有惻恒心旁推及豚魚
 相愛人獸均自殘獸不如哦詩化蠻獠因警饕餮徒

謝吳春卿餉臘猪肉 見猪門

李聖俞求黃雀醢法戲作醢經遺之 見黃雀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食物部

餅 湯餅附

羣書要語餅并也搜麥麵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着之蒸餅
 湯餅不飪皆隨形而名也 釋名餅謂之飪或謂之饌或謂之餽
方言餅麵食也 說文春祠用曼頭餠餅餠餅牢九秋冬亦如之
 夏祠則用乳餅冬祠用環餅也 盧謀祭法石季龍諱胡改胡餅
 曰麻餅 崔鴻前趙錄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後於齊民要術

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環餅也尚書故實畫地作餅不可喫

魏盧敏傳細如華山玉屑白似梁甫銀泥吳齊前記

詩句呼兒跪酒樽戒婦饌湯餅山谷槐夏莫問塗麥秋宜煮餅

山谷湯餅一盃銀線亂萸蒿數筋玉簪橫山谷

古今事實

買餅即大售

漢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漢書

胡餅成識

漢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胡兵破京師之驗續漢書

賣餅逃難見避禍門

逢仙進餅

壺公者從遠方來賣藥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壺中費長房于樓上見之知非常也身為掃除并進餅公令長房同跳入壺但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神仙傳

坦腹齧餅

王羲之幼有風操邳虞卿選壻見羲之坦腹東牀齧胡餅神色自若

惠餅充饑

王歡耽學貧窶或人惠蒸餅一顆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

蒸餅拆十字

晉何曾位太宰性豪奢厨饌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

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詭室勿報其子邵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

熱餅出汗

何晏字平叔美姿儀面絕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後正夏月喚來與熱餅既噉之久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

貨錢賣餅

見商賈門

果蒸

齊明帝儉約太官進食有果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齊書

怒去餅緣

後周王罷鎮河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使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李英公爲相有鄉客過宅爲設食客去餅緣公責之客大慙

南部新書

怒去餅皮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澣大嗟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俗驕侈自奉奈何囂浮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也耶因引手取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澣盡食焉

袖包蒸胡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耀使人買以袍

袖包裙褐底暗之謂同列曰美不可言

隋唐嘉話

籠餅縮葱

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號縮葱侍郎郎今饅頭

朝野僉載

古今文集

雜著

餅賦

晉束皙

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遵煮麥為麵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粦粦之作也其來近矣若夫安乾拒救之倫糺耳狗后之屬劔業案成餽餽髓燭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陰陽交際寒氣既消溫不至熱于時享宴則饅頭宜設炎律方回純陽布暢服締飲水隨陰而涼此時

為餅莫若薄壯商風既厲大火西移鳥獸毳毛樹木疏枝肴饌尚溫則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成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然皆用之有時所適者也苟錯其次則不能斯善其可以適冬達夏終歲常施四時從用無所不宜唯牢九乎爾乃重羅之麩丘于切塵飛雪白黏飴筋膈滌液柔澤肉則羊膀豕脅脂膚相半嚮若繩首珠連礫散薑株葱本峯縷切判辛桂剉末椒蘭是伴和鹽漉鼓攬合糝亂於是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服振掌握搦俯搏麵彌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馭馭星分雹落籠無遺肉餅無流麵妹媮洌救薄而不綻雋雋和和臙色外見柔如春綿白若秋練氣敦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於下風童僕空嚼而斜盼擎器者舐脣立侍者

乾咽爾乃濯以玄醢鈔以象箸槃案纒投而輒盡庖人滲潭而促遽三籠之後轉更有次

莫曉其名

京師食店賣餛飩大書牌榜俚俗轉食從酸轉餛從陷有人云本家賣俊叨不知何物也湯餅唐人謂之不飪今日餽餽晉東哲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惟饅頭名存而薄持起溲牢九莫曉何物薄持荀氏又曰薄夜亦莫知何物也湯餅濕麵也

歸田錄

餅各有名

煮餅其來久矣按後漢梁冀傳云進鳩加煮餅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餅倦游錄乃謂今人呼煮麩為湯餅誤矣余謂凡以麩為

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為燒餅水淪而食者呼為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為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是也

湘素雜記

餅為寒具

晉人飲食中有寒具者乃今環餅也桓玄嘗以書畫聚人觀之有食寒具者不濯手執書畫污之自是不設

雞跖集

古詩

槐葉冷淘

杜甫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食愁欲無碧鮮俱照飭香飯兼苞蘆徑齒冷欲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騾臬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水清玉壺君王納涼晚此

味亦何須

鹽

羣書要語 鹽曰鹹 禮 潤下作醎 書 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河內謂之鹹 說文 夫鹽食肴之將 前食貨志 漉沙結白熬波出

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張融海賦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

詩句 調和進梅鹽 韓 俎豆羅醢鹽 荆公

三月食無塩 坡

古今事實

禹貢鹽

禹青州厥貢鹽絺

傳說為鹽梅

高宗命傅說作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周立鹽官

周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司之鹽 周禮

形鹽

王使周公闕來聘享有昌歆白黑形鹽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
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
功吾何以堪之 左

齊立鹽筴

齊威公問何以為國管子曰惟官山海可耳海王之國謹立鹽
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公乃使難之得成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七

德壽堂

金萬斤

管海王論

吳王煮海

漢吳王濞東煮海水為鹽

本傳

漢與牢盆

漢武帝財用匱竭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願募民因官器

作鬻鹽官與牢盆注牢盆者廩食也古名廩為牢盆者煮鹽盆

也食貨志

喪不食鹽

齊崔慰祖喪父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毀不滅性故當不進肴羞耳如何去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

唐始摧鹽

初摧鹽起於弟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愈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釐當天下大半之賦

古今文集

雜著

晉問

柳宗元

柳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均均渙兮鱗鱗漣瀾紛屬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醴流交灌互澍若肢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渠濕滑汨彌高掩痺漫瓏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隄防澆瀛濡滅偃然成淵濡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七

七

德壽堂

馬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所以及神液陰漉甘
鹵密起孕靈富媪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燦結迅詭迴眸一瞬積
雪百里晶晶暮暮奮價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樂乍似墮星及
地明滅相射水裂電碎寵從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湧者如
坻切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
歛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滌乎狂山太白之
淋漓駭變化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馱騾牛馬之運西出秦
壟西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
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
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
此可以爲利民矣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
其常而得其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一日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
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利民
自利者是也

宋朝產鹽之地

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監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
或煮井或主鹹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引池爲
民給役謂之畦戶煮海爲鹽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
凡六路其煮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竈戶戶有鹽丁歲
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煮焉煮井則川陝四路
大爲監小爲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土民或役衙前主之煮鹹則
河東并州永利監凡顆鹽末鹽皆以五斤爲斗

長編

青州鹽出

於東海幽薊大同橫野有塩池其塩出於北海嶺南塩出於南海劔南西川塩出於井永康軍塩出於巖井并州塩出於池是為鹵地胡中塩出於木又有出於石西夏塩有池其塩青會要

論邛州塩井

邛州蒲江縣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自慶曆皇祐以來始創筒井用園刀鑿山如盤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水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水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二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韜法惟蜀中治鐵用之大略似塩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東坡志林

論隆州及大寧塩井

陵州井乃東漢張道陵所開曰狼毒井有毒龍藏井中及鹽神玉女二十為崇天師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玉女於井下然後人獲鹹泉之利郡志陵州鹽井陰氣襲人入者輒死候雨入者則隨雨施工後人以木盤蒲中貯水底鑿小竅醜水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終日不絕井幹於是一新沈筆談大寧之井鹹泉出於山竇間有如飛瀑民間分而引之朝野雜記

古詩

鹽商婦

白居易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江西大商客綠鬟偏雲金釵多

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婿作鹽
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課納官時少入官家多入
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尙書遠不知何况江頭魚米賤紅鱸
黃橙香稻飯飽食濃粧倚施樓兩朶紅顚花欲綻鹽商婦有幸
嫁鹽商終朝美飲食終歲好衣裳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
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非獨漢朝今亦有

餽送部

餽遺

羣書要語以致稍餽周禮雜佩以贈之女日鷄鳴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木瓜苞苴少儀嘉貺左傳小

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列子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楚辭

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朱文公集

詩句折梅逢驛使聊贈一枝春陸凱寄范曄美人贈我錦綉段

何以報之青玉案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美

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贈以束帛

孔子遭程子於塗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家語

受餐友壁

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
公子必反其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餐置壁焉臣無境外之交故用盤藏壁餐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餐及壁左

受羹反錦

叔鮒欲求貨於衛淫蕩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蕩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左

獻苧衣

吳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就獻紵衣焉注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所貴襄二十九

十漿饋五

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已驚曰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漿人之饋我者非貴我贏也蓋貨我以自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也列子

負暄獻君

宋有田父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奧室綿繡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厚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葵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眾晒之列子楊朱

按列子所載止如此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野人有快曝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之說實無

所出嵇叔夜合而言之耳

饋米而受

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茂問亭長從汝
求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戒勿受饋

王述家貧來試宛陵令頗受饋遺而修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後屢
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對壘受藥

羊祜與吳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樂毅孔明不
能過抗嘗病祜饋之藥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叔子豈醜

人者

物微意全

紀瞻帖云自昨信求今又益貧無以將意粉二斗所謂物微意
全者也 法帖

一味亦分

王羲之食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 同上

饋遺不分

梁朱异姓各每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未嘗散施厨下珍羞腐爛
每月嘗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誣以受贓

有布衣張子路上書言李泌之短德宗殺之謂泌曰朕皆得其

誣妄且云卿受嚴震師子百枚計價二萬貫朕料必是沙糖師子山南地貧何處有許金又人家用一百箇金師子作何物試使人潛勘送沙糖使猶在城卿避嫌疑疑諸道寄卷及口味悉皆拆開將入此賊遂敢誣罔故處置之高士傳

饋瓜子金

宋太祖朝趙韓王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餅於韓王在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未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韓王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稔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却之上笑云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謝而受之

獻楊梅仁

王凝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揮塵錄

辭粟

以下係不受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列子

辭邑

魯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承魯子不受及復徃徃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

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說苑

辭喪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
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
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
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
也

說苑

餽金不受

見箴送門

遺米不受

見米門

遺魚不受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
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
我魚者

史記

受魚懸庭

見魚門

麾其梁肉

宋陶潛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瘡
餒有日矣檀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却其布練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
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耳此人遂請察厲
色驅出

不以口腹累人

閔仲叔隱居不仕好食猪肝安邑令聞之令吏常給仲叔仲叔曰吾豈以口腹累人遂去安邑之沛

高士傳

不受潤筆

常貫之爲尚書右丞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大官萃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圖不朽於貫之縑帛萬匹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取

辭封妾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辭賻贈

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暴死于室郡僚及鄉之賢者相與率錢十萬以贍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節名聞天下今不幸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以免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謝遣之送者固請一錢竟不受

辭田

張正議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世衡已卒其子以父命不復受蕪廢者五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遂命還种氏

辭盤飧

石徂徠介爲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
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辭衣

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以襲衣爲送
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
貪慾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辭衣襪

劉祕丞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妄取於人冬寒歸自洛陽時無
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貂褥賚之固辭強之乃受及
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先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古今文集

雜著

送梅及鵝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
一士人遺醋梅與燂鵝作書云錯浸曹公一甕湯燂右軍兩隻

聊備一饌筆談

古詩

贈盧仝

韓愈

先生結髮僧俗徒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忝縣
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畚留守謁大
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蘇子瞻

鮮鯽經年祕醯醑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尊出滑如酥先社薑
牙肥勝肉鳧子疊纍何足道點綴盤食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
罌方法相傳竟留畜且同千里寄鴉毛何用孜孜飫麋鹿

謝歐公贈絹

梅聖俞

昔公處貧我處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窘公有縑
帛周我窮古來朋儕義亦少子貢不顧顏淵空復聞韓孟最相
善身仆道路哀妻僮

答黃生

陳無已

我無置錐君立壁春黍作糜甘勝蜜襦袍不受故人意樂餌老
子曰樂與餌過客上肯為兒輩屈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鷓鴣肉
未為天暮年五斗得千里不媿寒簷暮日朝日時先生以楮子贈

子故云

律詩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時大雪

蘇子瞻

風捲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鷄頭鶻酒淺欣
嘗牛尾狸通印子魚猶帶骨詳見廟門披綿黃雀謾多脂慙
送去煩纖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詩話

送牛酥

宣和中有鄧其姓者守關中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
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手自煎倍道奔馳
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閣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

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淳
添麗且堅今君來運數又少青紙封題難勝前持歸定斬遼東
豕努力明年起頭市

風卷沙自人排一醉盡然恐冒風采霜飄驟更歸西
姜平風壁與余中昔報大雲袍不受 藉子韻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燈火部

燈 燈檠

羣書要語 燈火也燈燭燼曰施似也切膏以明自煎漢書 焚蘭

膏以繼晷進學解金缸銜壁是為列錢燈蓋列於室有似列

錢班西都賦輝輝朱燼焰焰紅熒庾信賦燼長宵久光青夜寒

同上

詩句 含光似燭龍謝朓夢覺燈生輝謝朓燈殘猶未滅將盡更

事類彙編卷之十八 雜記

含輝紀少喻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

相親杜燈影照無寢杜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韓夜擁翠幙

張紅燈歐

古今事實

燈花占瑞

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

目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小既有徵大亦宜然西京雜記

豹髓鳳膏

武帝既耽於靈臺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純

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侍者舉

麟鬚之拂以馭之洞冥記

燃燈宮中

漢武帝祈王母於宮中燃九光之燃內傳

逼嫁燃燈見婚嫁門

燈下鬼現

稽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

革帶稽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吾耻與鬼魅爭光

衣帶炷燈

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

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耿介如此

推油禁松明

古今事類彙編卷之十八 雜記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令推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松明攪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止易齋語林

掌中可照

佛圖澄預知劉曜之敗令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燕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條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拒曜生擒之晉藝術傳

燃燈密室

置燈帳中並見勸學門

作鴈足燈

係燈檠

黃山谷與党伯舟書云欲作錫燈檠一枚高七寸盤濶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盞圈徑二寸半盞面三寸著盞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澄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古今文集

雜著

長明燈頌

高邁

離婁之目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倏如也澄公之掌在玄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以有燃燈名法所以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

其蘊乎夫日主晝太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
主夜太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况小
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爲海舉足見溺積邪爲山舉足見礙竟不
能髣髴之或髣髴之不克成就之言之可爲長歎我邑中有俊
傑主此燃燈精進成就於寶融寺藏經院且夫蘭炷焚火吾見
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盆盛膏吾見其增來見其減也一籠而四
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一作禮眼蒙利再作禮心蒙
美眼目相照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見燈終日
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如此直上
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門不開恒沙善人由茲而入直
下照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

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燈實相功
德亦復如是邁三數年內願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搆斯文一朝
染目疾朦朧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
其有負乎邁應聲而寐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
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
大同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弟子作頌允執厥中

燈花讚

宋白

灼灼燈華耿耿秋夕人愛其才我愛其容

律言

燈花

梅聖俞

灼灼生寒燼終朝照席明從教占有驗燃滅本無情

燈花

韓愈

今夕知何夕花燃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囊裏無暇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詠燈

石曼卿

迴鱗拘雙蒂倒鳳吐丹榮水宇寒生暈風疏動有聲燼垂金藕細影透玉荷清斗帳衣東壁誰人夢不成

讀書燈

張商英

小籠踈四面明紙罩孤燈自小共寒熱相親如友朋舊書曾遍照新燭莫相憎幾為吟詩苦留光到夙興

南唐烈祖在徐温家作燈詩云

一點分明直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古今詩話

寒燈

楊廷秀

老釋都眠我獨醒寒燈半點伴三更雙花忽作蜻蜓眼孤燭仍懸五膽瓶

燈

韓喜

分影由來恨不同綠窻孤館兩何窮熒煌短燭長疑暗零落殘花旋委空幾處隔簾愁夜雨誰家當戶怯秋風莫言明滅無多重曾比人生一世中

長明燈

羅隱

破暗長明世代深烟和香氣兩沉沉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

年火至今曉似紅蓮開沼面夜如寒月鎮潭心孤光自有龍神
護雀戲蛾飛不敢侵

古詩

係燈檠

短檠歌

韓愈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見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
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床太學儒生東魯
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昏頭雪白此時
提筆當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
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墻角君看短檠棄

詩話

燈檠精

宋潛爲甘陵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唱
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窗雨遂滅燈
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彭城郡今郎觀光上國孤眠暗
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唱曰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肌膚
小秋夜迢迢更漏長守盡寒燈天未曉後又曰獨倚朱扉翠黛
嚬傷嗟良夜暫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應爲才郎喪此身諸生
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晚臨鸞
拂黛眉紅天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
宋大呼遂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檠耳焚之

雲齊廣錄

燭

燭蛾

羣書要語司烜氏掌以燧取火於日以供祭祀之明燭周官侍

坐於所尊燭至起禮記異晝夜也禮記燭不見跋注跋本也燭盡

則去之禮記明燭宵舉則飛蟲羣起抱朴子蘭膏明燭注以蘭

漬膏取其香也宋玉招魂揚丹輝之焯焯識朱焰之煌煌傳咸

燭賦宋賦沸燈一名慕光古今注凡草木虫以蛹化為蛾甚

衆廣志愚人貪財如蛾赴火文曇賦

詩句何不秉燭遊古詩題詩蠟炬紅檢書燒燭短更長愛

燭紅並杜庭炬折金花唐詩飛蛾拂明燭張景陽

古今事實

鄰燭分光

其茂亡秦奔齊逢蘇代為齊使秦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

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

無損子明而得一便焉今臣因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

以餘光振之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與其鄰婦李吾合燭

夜績徐吾最貧而燭不屬或謂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

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

下為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

益聞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舉燭誤書

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舉

相受書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韓子

滅燭絕纓

韓文公集卷之十八 志學堂印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
告王王曰人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羣臣
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司馬彪戰略

不欺閭室

顏叔子曾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屋舍崩有一女投之叔子令女
執燭燭盡乃破屋柱續至明不貳史

鑿壁讀書見勤學門

不燃官燭

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閭曉之中不燃官燭謝承後漢書

阿奴火攻見兄弟門

刻燭賦詩見詩門

以蠟燭炊

石季倫以蠟燭炊王愷以飴糖澳釜並世說

燃燭弈碁

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以奕棋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
執燭或時睡則加杖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
敢辭罪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蠟淚揉紙

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玉堂召對繼之燭見跋語猶未盡
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金蓮炬

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

燭奴

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天寶遺事

燭圍

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為燭圍開元遺事

造十圍燭

五代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世說

火城

宋時京師每歲正旦曉漏以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昏以樺燭百炬擁馬方布象城謂之火城仍雜以衣繡鳴珂焜耀街陌如

逢宰相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國史補

執燭燃鬚見德量門

燃燭燃油

鄧州花蠟燭云是寇萊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與客相對二公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歸田錄

感蛾赴燭係蛾

宋傅亮以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古今文集

雜著

燭銘

傳玄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
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律詩

蠟燭

孫明復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
燼亦無辭

蠟燭

鄭谷

仙漏迢迢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光金闈露白新裁詔畫閣春
紅正試粧淚滴盃盤何所恨燼飄蘭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

處照得歌塵下燕梁

古詩係燭蛾

燭蛾

孟郊

燈明雙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
高應去掩明月

燭蛾

賀方回

鬼蛾來翩翩慕此堂上燭附炎竟何功自取焚如酷感彼萬動
微保生在無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

火蛾

陳去非

陽光不照臨積陰生此類非無惜死心素有賊明意粉穿紅焰
焦翅撲蘭膏沸為爾一傷嗟自棄非天棄

火

羣書要語燠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爇火飛也煇火光也說文火

化物也亦燬也物入即皆毀而壞也釋名五行二曰火火曰炎

上炎上作苦洪範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司燿掌火之

政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周禮燥萬物者莫燠乎火易火者陽

之精春秋考異火之精宋無忌白澤圖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孟子

詩鄰火夜深明杜明燃林中薪杜花光漸寒食米燧催國火

山谷

古今事貫

初作燧火

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比初作燧火人始燔炙譙周古史考燧人始鑽

木取火春取榆柳夏取杏棗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

或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

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四箇十八日計七十

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

日朱語錄

以火紀官

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左

火流為烏

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皇朝通志

卷之八

十一

德壽堂

構火狐鳴

陳勝吳廣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里母東緼

曹參為齊相請蒯通為客初齊王田榮畔項羽劫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及榮敗二人醜之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通之於相國乎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東緼亂補也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譚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物有相類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適見相國曰嬾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山居守寡

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然求臣亦

猶是也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

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帝通傳

火術不焚身

異人姚光有火術令吳王積荻千束火焚荻了盡光恬坐灰中

振衣而起神仙傳

撥爐中火

百丈謂馮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

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傳燈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火賦

晉潘尼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
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鑽燧改火陶冶羣形
協和五味革變羶腥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酉醪旨酒
醲醇烹鼈煮龜灼龜臠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製戎器
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劍
解甲釋冑銷鎬為耒鑄戈為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郊外
及至焚野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絕覽雲散
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遲乎八冥
流光燭乎四裔

古詩

夜燒松明火

蘇子瞻

歲暮風雨交客舍庚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鸞快焰初煌
煌焯煙消團團幽人忽富貴綿帳芬椒蘭珠媒綴屋角香儲流
銅盤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萊公夜長歎海康
無此物燭盡更未闌

火災

羣書要語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焚菜則有刑罰焉

周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哭三日 禮記火災崐岡玉石俱焚 尚書

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 尚書俗云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舊說宋城門失火自汲取池中之水而空竭魚池也

風俗通

詩句玉石火炎灰

韓

連航一炬燒

坡

上堂就焚焚

山谷

存身巨

劫灰

山谷

冠蓋散為煙霧盡

李

連屋累棟燒成灰

韓

古今事實

宣榭火

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宣十六

柏梁災

哀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柏梁災百官宮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

救火者賞

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眾趨救火人盡逐

獸而火不救及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

下未徧火遂救矣

韓非子

越王思報吳冬則抱冰夏則抱火問

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火災而哭

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
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穰回祿

鄭子產禳火於玄冥回祿
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也 左昭十八

為火備

襄九年春宋災樂善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涂大屋陳畚揭具綆在備火噐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迹文城繕守備表火道便華臣具正徒令隧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過庀刑噐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來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或享祝宗用馬千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腹間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無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陽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土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彙必始於火是

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襄公九

占火不驗

昭十八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禪龜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龜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焚藏室

晉平公藏貨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字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廐焚不問馬見馬門

照燕窠延火

秦始皇時吳宮吏以火照燕窠因燒吳宮六帖

焚秦宮室

項王西入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故杜牧

阿房宮賦曰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火災不憂見救荒門

曲突徙薪見龜門

起屋厭災

漢栢梁殿焚粵人勇之言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千門萬戶郊祀志

巽酒救火

巽巴為尚書郎王朝大舉巴獨後到得酒不飲西南巽之有司

奏巴大不敬巴謝曰臣本縣成都失火故巽酒以為雨後成都

奏火得雨而滅雨中作酒氣也本傳郭慮從南郊含酒東北三

巽曰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災汝南先賢傳樊英隱於臺

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北

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

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降雨滅火

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帝問及風滅火虎北渡河何致此昆曰偶然帝曰此長者之言

也本傳

失火救棺

鄧暉為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東觀漢記劉殷曾祖母柩在殯西鄰失火風颺甚盛殷夫婦叩殯火災遂越燒東家前趙錄

積油生火

積油萬匹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博物志

火災償失

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民安夜作

廉范為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敝之失火者自罪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夢馬拍手

馬興平問索紘曰我昨夜夢舍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何也紘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步歸而火起

火焚故寶

張華為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王莽頭孔子履盡焚見漢高斬蛇劍穿屋而飛晉書

因火知量

晉王獻之與父徽之共在一室忽起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齊褚彥回宅失火煙爛甚逼

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索輿徐去

烈婦赴火

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戶告人曉耶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列女傳

疑爲人所焚

齊沈冲吳興人與兄淡深並歷御史中丞被按裁者多怨冲母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放焚大呼曰我三兒皆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故論者曰沈母致惧中丞其戒深矣

臺官不救火

太和二年昭德寺火延禁中宮人死者數百人宰相兩省官京兆尹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軍救火獨御史府不至温造自劾曰臺官擊賊恐人緣以爲姦

州多火災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跣足出壞墻壁穴牖僅免燔灼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

柳文

祝融陰相

柳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僕始聞而疑終乃大喜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一出口則嗤嗤以爲得重賂今乃幸爲天火之所滌蕩黔其盧楮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

事類彙編卷之十八
不焚儒家
祿之相吾子也

柳文

不焚儒家

黃巢圍福州過崇文館黃璞家令曰此儒者家滅炬弗焚

天降火災

糜竺嘗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三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海東麋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搜神記

宋初火禁嚴

宋太祖時內酒坊火悉以監官而下數十人棄市遺火卒縛投

火中自是諸司莫不整肅

楊公談苑

奸民縱火

時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崖公廉知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息

神道碑

古今文集

雜著

逐畢方文

柳宗元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者弱燔死晨不爨暝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之為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有怪鳥

傳者其畢方與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除之爲之文而逐之曰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
闔而開火實爲用兮化食生財胡舉狀之怪戾兮日十藝而窮
災朝儲清以聯遂兮夕蕩覆而爲災焚傷羸老兮灰死童孩叫
號隳突兮戶駭人哀祖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剥兮混
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休炊息燎兮又伏煨煤門薨晦
黑兮啟伺奸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
問之禹書畢方是祟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聖聰明兮念此
下地災皇所愛兮慘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
兮衆翹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大
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汝雖赤其文隻其趾呈工術巧莫救汝死
黠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
急如律令

京師火禁嚴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
廟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爲樞
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卒馳白廟
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
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府王素曰
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則無之今
日之異得無類此此語喧於播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

於鎮而夜醮之事竟無人為辨之者

東軒

奏罷營繕弭災

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御史獄王文康公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鄰房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言行錄

跋詞科舊彙後

周子充

紹興丙午四月予任行在和劑局門官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

王某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奏圍其婢插紙燈于壁火然而延燒首及予家生計一空而周某為著作佐郎亦預焉其從叔某執法殿中而馮某為監察御史宰相欲媚其從叔某張大其事以為周某地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郎隨擢起居舍人時臨安帥韓某知火自王氏以其為馮某妻弟不敢問執予小童抑使伏辜於是有旨周必大放罷朝士多勸予訟寃力既不敵又前占卦影明言財傷官磨豈復尤人徑叅部授福州永福簿外舅力勉予試詞科偶中選授金陵教授其後忝歷清貴實基于此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書詞科舊彙後為安分不爭者之勸

古詩

武陵觀火

劉禹錫

楚鄉祝融分炎火常為虞是時直突煙發自晨炊徒盲風扇其
 威白晝曠陽烏操縵不暇汲循情寧避踰怒如烈缺光迅與焚
 輪俱聯延淹四達赫奕成洪爐洵疑雲濤翻颯若鬼神趨當前
 迎炊施是物同膏腴金烏入梵天赤龍遊玄都騰烟透窗戶飛
 焰生樂爐火山摧半空星雨灑中衢瑤壇被髹漆寶樹攢珊瑚
 花縣與琴焦旌亭無酒濡市人委百貨邑令遺雙鳧餘勢不限
 輿長烟烘舳艫吹熒照水府炙浪愁天吳災罷雲日晚心驚視
 聽殊高灰辨廩庾黑士連闐闐衆燼合星羅遊氛燥人膚厚地
 藏宿熱遙林呈驟枯火德真生人膚可一日無御之失其道歎
 石彌天隅晉庫走龍劔吳宮傷燕雛五行五沴氣先哲垂評議
 宋鄭同日起時當賢大夫無苛自可樂弭患非所圖賢守恤人
 瘼臨烟駐驪駒弔傷色慘怛唁失辭劬愉下令蠲里布指期輕
 市租開垣適未立苦蓋自相娛山木行剪伐江泥且墜塗魯臣
 不必算何用徵越巫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蘇子瞻

丁女真水妃左昭九年注火畏水故為之妃寒山便火耘隕霜知已殺坯戶照
 初焚束縕方熠燿敲石俄氤氳落點甘泉烽橫烟楚塞氛窮蛇
 上喬木潛蛟躡浮雲驚飛隨傷鳩狂行走迷癡麈谷蟄起蜩燕山
 妖竈夔類野竹爆哀聲幽桂飄窈芬悲同秋照蟹快若夏燎蚊
 火牛入燕壘燄象奔吳軍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憤搖曳驪山
 陰諸姨爛紅裙方隨長風捲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匪

獨聞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君家亦何有物衆移朝曛把酒
看飛燼空庭落續紛行觀農事起畦隴如禩紋細雨發春穎嚴
霜倒秋蕒始知一炬力洗盡狐兔羣

律詩

燒

劉彥冲

惹草熒熒烟隨風烈烈聲欲臨橫澗斷忽上晚峯明蹉跎無潛
迹蒙茸有怒生尚餘飛燼暖培耔及春耕

火後借居君子亭

陳去非

祝融回祿意佳哉挽我梅花樹下來一夜東風不知惜月明滿
樹十分開

火後問舍至城南有感

陳去非

竈傷瓦礫滿曾遊尚想奔烟萬馬適遂替胡兒作正月絕知回
祿相巴丘書生性命驚頻試客子茅茨費屢謀唯有君山故窈
窕二眉晴綠向人浮

詩話

唐火禁嚴

費袞云唐火禁嚴甚罪抵死元微之連昌宮詞叙覓念奴事云
須臾覓得又連催持敕街中許燃燭街中燃燭亦常事至持敕
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吳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
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
之樂而中朝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當時又何以處此
哉

薪

羣書要語薪之類之

械樸

以薪以蒸

注大曰薪小曰蒸

無羊

析

薪如何匪斧不克

伐柯

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

負薪

曲禮

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左傳

楛拙木頭也

說文

詩句破甑生薪

坡

稚子松間拾墮樵

荆公

旋斫生松帶葉燒

古今事實

被裘採薪

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吳越春秋

薪貴於桂

見詩見門

擔薪誦書

朱買臣擔束薪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

後薪居上

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抱薪焚火

見飯門

求薪急歸

蔡順性至孝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恐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能辨勞薪

荀勗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乃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答云實是故車脚

供薪水見奴僕門

撤屋而炊

梁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燃薪誦書見勤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積薪賦并序

李德裕

此郡巖壑重複榛林鬱成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汨流而下

詣予求售予因積薪于庭切有所歎乃為積薪賦

邈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爨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蘊以請火訪蓬茨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予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川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豈叔敖之子以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檐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予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貞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既而交加積累高下均齊蠹若并幹疊似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使薪為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

近野田之燎兒懼匠者之斤胃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燔薪賦

張文潛

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闌爐炭已灰
先生瑟縮淒然不怡顧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
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燻埃塵所蒙固瀋液之乾竭朽外稿而
中空唯利從燔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枿勁節久而
後燃後羣枯而效枝又熒熒而不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
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蓋取之而不竭
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直獸形攫搏漢壁之椒效暖魏
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温於狐貉之前
今供上方炭率斷成琴材

律詩

田園雜興

范至能

楮拙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嗔老婦無盤飣笑指灰
中芋栗香

炭

羣書要語炭燒木也說文掌灰掌炭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周禮季秋乃命伐薪為炭月令

詩句倚爐不覺暖熾炭屢以添韓暗火埋濕炭坡陋邦病且貧

數米銖稱炭坡薄飯午不美空爐夜無炭荆公竹鷄呼我出華

胥起滅篝煙擁燎爐荆公撥盡寒爐一夜灰呂蒙正

古今事實

身墮爐炭

邾子在門臺臨庭闈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
施小便也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沸墮也于爐炭爛遂
卒左

吞炭為啞

見刺客門

屑炭作獸

晉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粟
琇乃擣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劭之徒共集乃以濕
洒火藝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語林

屑炭塑鳳

楊國忠以炭屑塑成雙鳳

開元遺事

作炭岸崩

見命門

石炭

豐城萍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焰
作硫黃氣既銷則成白灰

古今文集

雜著

炭頌

范至能

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頌
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裏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冰寒九淵
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壁寸珠罔功汗顏

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安與之窮年

古詩

買炭

蘇子由

苦寒瘝病骨絲續莫能禦折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西山古松
樞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挑抉靡遺余陶穴付
一炬積火變深鷲牙角猶忿怒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屨百錢
不滿籃一坐幸至莫御爐歲增貢圈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
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然豈惟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孫懼

答友人贈炭

孟郊

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駟却坐上千重寒燒出爐

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賣炭翁

苦宮市也

白居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
賤願大寒夜來城外二尺雪曉駕炭車輾水輾牛困人餓日已
高市南門外泥中歌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
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駟將惜不
得半疋紅紗一文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雪晚舟中生火

楊廷秀

烏銀見火生綠霧便當水沉一濃炬却因斷續更氤氳散作霏
微緩袍袴須臾霧霧吐紅光炯如雲表升扶桑陽春和日曛蒲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十八
室蒼顏渥丹疑醉鄉忽然火冷霧亦滅只見紅爐堆白雪窓外
雪深三尺強窓裏雪深一寸香烏銀玉質金石聲見火忽學爆
竹鳴膈膈膊久不停白日坐上飛繁星不知何怒泄不平不
知何喜唧唧吟待渠自靜勿與爭切莫惜箸怒復生到渠緘口
兩耳執銅瓶在旁却饒舌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於州之
西南白木鎮之北以治鐵作兵犀利勝常

蘇子瞻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温菽半束抱衾裯
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醫萬車炭流膏迸
乳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
看投風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
頑礪何勞鍛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八終



彭城書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造
西南白木鎮之北以治鐵作兵犀利勝常

蘇子瞻

不見兩平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肝温菽半束抱衾禰
既難可矣雖為霖霖亦百賴八要博具雖為薄期車炭流膏並
骨外風氣不愈大用樂王流金曼群對南山栗林博石葛出山

